



## 七千多法轮功学员纽约游行

二零一三年五月十八日，美国纽约曼哈顿的唐人街沸腾了，人山人海，来自世界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，共有七千多人汇聚在此，举行盛大游行，庆祝法轮大法弘传二十一周年，告诉人们大法的美好，同时呼唤正义良知。浩大的阵势震撼中西方观众，人们

惊叹于法轮功的超然正气。

游行从中午十二点开始，游行队伍由五个大方阵，共十一个小方阵组成，浩荡的队伍犹如神龙，见首不见尾，游行队伍散发出的巨大、纯正、慈悲的能量辐射整个唐人街。

游行队伍由展示三个不同主题的大方阵，其间有分为十一个小方阵

组成。第一个方阵展示大法的美好及弘传世界，第二个方阵揭示千古奇冤并呼吁制止，第三个方阵呼唤民众觉醒，认清中共的邪恶，赶快三退（退党，退团，退队）保平安。

游行队伍经过之时，道路两旁众多民众驻足观看，很多华人商家走出店铺观看游行队伍，不少华人感叹：真壮观，这么多人；有的表示要学法轮功；有的说：法轮功的发展越来越壮大……◇

## 【庆祝 513】昔日甲状腺癌患者的感恩

【明慧网】二零一零年四月份，在北京 301 医院拿到了确诊报告单，一直按喉炎治疗的我，看到“甲状腺癌瘤，已扩散到淋巴”的结论，一下傻了，顷刻间一种无名的恐惧与绝望袭上心来，我跌跌撞撞走出 301 医院，在大门口，也不管人多，仰望天空号啕大哭起来，回想自己从小体弱多病，做过两次手术、肺结核病、妇科病、经常发低烧……没过过几天好日子，现如今四十几岁又患上了这要命的病，我真是怨老天不公，怨自己命苦。

最后我还是做了癌瘤切除术。回到家之后，那段日子的生活是灰色的，心情糟透了，望着每天要吃的一堆药，原来能歌善舞的我由于手术，嗓子失声，无唾液，头痛耳鸣，背痛关节痛等，全身没有好受的地方，心烦气躁，痛苦不堪，经常以泪洗面。

有一位很要好的大姐听说我在家休病假，便赶忙过来看我，安慰我，建议我炼法轮功，还举了很

多炼功癌症消失了、严重的皮肤病、糖尿病好了的例子，我很愿意听，因为我曾经在一九九九年七·二零前炼过一下法轮功，七·二零共产党迫害法轮功之后，又加之受共产党无神论的洗脑，所以我就放下不炼了。今天又听大姐这么一提示，我心中开启了一线希望。

于是我那些天是大姐家的常客，除了吃饭之外。其余的时间就是拜读《转法轮》，看师尊在国外的讲法，越看越爱看，越看越放不下了，随着学炼五套功法，就觉的自己的身体一天一个样。总感觉周身有无数个法轮在转，还经常有一股炽热从头顶通透全身，还感觉到身体的脏东西在一层一层的往下脱，从未有过的舒服，我问这是怎么回事，大姐说：“这是师父给你灌顶呢，‘灌顶’是佛家专用词，就是给你净化身体，祛病呢，都是好事，有心炼功，无心得功，好好修吧，师父管你了。”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三个多月过去了，我几乎对自己的病都淡忘了，整

天就是学法、炼功。慢慢的我的心情不烦躁了，嗓子由仅能发出一点声音，到现在能大声说话了，脾气变好了，遇事能容忍，按照“真、善、忍”要求自己，一副病容的黄脸上渐渐的白净起来，而且有了血色，走路轻飘飘的，浑身有劲儿。

看到自己发生这么大的变化，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慨，用尽人类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，在我生命最无助、无望的时刻得到了大法，生命从此有了归宿，我的眼泪不由自主的流了下来……

现在我的亲戚、朋友、同学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功身体好了，通过我的体会，已有四、五位朋友、同学走入了法轮功的修炼行列。其中有一位男同学患上了世界罕见的“痉挛性斜颈”的病症，很是痛苦，脖子整天是倾斜的与人交流都很困难，所以整天不出门。我向他介绍了法轮功，又带去了宝书《转法轮》，他如饥似渴的学法、炼功，仅一个月脖子就正常了，这再次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！文／辽西大法弟子◇

# 黑龙江省林业第二医院主管护师孙淑芹被迫害经历

【明慧网】孙淑芹，女，现年54岁，黑龙江省林业第二医院主管护师。因炼法轮功被非法绑架五次、劳教二次、刑拘三次、骚扰几十次，非法抄家四次。以下是孙淑芹本人叙述的迫害经过。

我于一九九七年六月幸得法轮大法，按着真善忍做人，工作愉快，家庭幸福。我是医务工作者，见到有困难的患者就去帮，或给他们钱，他们都说我人太好了，同时我也向他们洪法，告诉他们是法轮大法才让我变成这样的人。那时的我只有高兴，那是心灵深处得到大法后的喜悦。

1999年邪恶的江氏集团，利用手中的权力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迫害，九九年七月，我刚出家门，就被南岔公安局警察韩殿忠、片警关树清、王军绑架到公安局大会议室，那晚二十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，被轮番逼问还炼不炼功，否则不让回家。最后逼我丈夫代我签了字。

**第二次**，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日，我在饭店被南岔公安局政保科韩殿忠、于培元、连生、关树青绑架到公安局，并非法抄家，逼问我大法经文是谁给的，恶警把我铐锁在铁椅子上迫害三天三夜。最后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副局长李学民、政保科科长张和林勒索我丈夫五千元，逼我丈夫写不炼功的保证书，又花三百多元钱请他们吃饭，才把我放回。

**第三次**，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六日晚上，我在家做饭，南岔公安局610主任吕继伟带领八九个恶警闯进我家非法抄家，抄走大法书、炼功带和经文，将我绑架到公安局，把我双手铐上锁在铁椅子上迫害两天，非法刑拘二十天。在这期间，我丈夫被政保科韩殿忠勒索五千元，还被公安局勒索七千元。

**第四次**，是二零零三年十月十八日，刚回家上班一个月，南岔公安局恶警韩殿忠、610主任吕继伟、于培元、连生等人在我单位保卫科长韩兴国等人苟同下到病房把我绑架，拿着

准备好的劳教单子，直接劫持到拘留所，五天后，把我的双手戴上手铐，绑架到哈尔滨戒毒所继续迫害两年。

## 在戒毒所受到的迫害：

在哈尔滨戒毒所，进行所谓的安全检查身体，指导员孙宝等几个恶警，把衣服脱光羞辱搜身。让一个“犹太”逼我写“五书”，不写不让睡觉，包夹看着，不许和别人说，无论是上厕所，洗漱、饭堂吃饭、干活、晚上睡觉都寸步不离，并强行灌输诬蔑大法的内容。半个月左右，我被迫害的手脚浮肿，腰疼的翻身都难，我要求检查，一周后才允许我去医院检查，当我向大夫询问病情时，指导员孙宝莲凶神恶煞的吼叫：“不许说话！没有病。”大夫说双肾积水。

在黑窝里喝的用的、洗澡的水全是凉水，早晨上厕所、洗漱只五分钟时间，有的时候接半盆凉水，放在蹲便面前，一边大小便，一边洗漱刷牙，恶警就连喊带骂往外撵。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大便干燥，好几天都没排便，憋得直哭也不敢说，因为不到时间不让上厕所。

在黑窝里强迫劳动做奴工，挑卫生筷子，粘广告纸，亚麻厂送的有毛病的布就得修补，在地下室织，恶警以有五名减期为由诱骗学员拼命干活，挑筷子、粘广告纸经常干到通宵。

我被非法劳教期间南岔公安局副局长李学民向我丈夫勒索了五千元，哈尔滨戒毒所勒索一万元，出所前还扣一次体检费，七十多元体检费入所时已经交完了。

**第五次**，二零零七年一月十六日晚七点左右，我和同修在南岔车站发真相资料，被南岔铁路站前派出所恶警绑架，非法搜身，我俩就向候车室里旅客喊出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”。恶警强行铐手铐，迫害一夜，第二天七八个恶警把我俩强行绑架到佳木斯铁路警察分处，铐在铁管子上。被绑架到佳铁

拘留所两个月后，我俩被非法劳教。

二零零七年三月中旬，佳木斯铁路拘留所所长和他的手下，把我俩绑架到佳木斯西格木劳教所继续迫害，警队长刘亚东，逼迫我俩在所谓“五书”上签字，我拒绝签字，刘亚东、张艳、孙慧等恶警一拥而上，拳打脚踢，我攥紧拳头，他们就使劲掰我手把笔硬塞到我手里，紧紧攥着我的手在“五书”上签字。

在那里吃的是铁锈色的馒头，半盆盐水上漂着几片冻白菜叶。我的两个妹妹去看我，给我买的香肠、咸鸭蛋、小米，还有其它东西，都让门卫给扣下据为己有。

十四年的迫害中，单位三次停发工资四十五个月，共计九万元左右。

二零零九年一月六日晚，我被铁路车站恶警绑架，孩子回家，看妈妈没在家，出去找，哭着找一夜到凌晨，哭得昏了过去，孩子一人学习到深夜，早晨起不来饿着肚子上学，晚了被老师罚站一节课或一上午。

第二天一大早父母得知我失踪的消息，冒着三九严寒，踏着冰雪，在大马路上找我，边哭边喊，满脸泪水，嗓子喊哑了。

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八日，本地疯狂绑架，我被迫害流离失所，南岔公安局610主任王宇辉等恶警和我单位保卫科杨庆林、姜玉民等人多次到我父母家骚扰、恐吓，两个七、八十岁的老人吓得发抖，母亲被吓得尿裤子，现在听到有人敲门就得上厕所，父亲被吓出了心脏病，有一次被吓得住院抢救了三天，弟弟被吓得精神失常，严重时拿石头跑出去砸人家玻璃、骂人，现在听到楼道里有人打电话，就说是举报他的，现在不能在家住，一进家门就紧张的受不了，就犯病、骂人，胡言乱语。

丈夫因承受不了恶警对我一次又一次的绑架、抄家、勒索以及恐吓威胁，不愿和我过这担惊受怕、提心吊胆的日子，无奈和我离婚了，离开了我和心爱的儿子。